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吳瓊仙

瓊仙吳姓，小字玉奴，宦家女子，家住杭郡。父為江蘇候補縣丞，旋授光福司，嘗刻印章云：「錢塘江上三間屋，鄧尉山中九品官。」蓋亦風雅自喜者也。瓊仙年十四五，丰姿窈窕，態度端妍。性尤穎悟，詩詞而外，兼通經史。遠近聞其豔名者，爭求納聘。而女父選擇殊苛，每謂人曰：「當得快婿，庶慰老懷。況我家不櫛進士，豈庸碌者流所能匹配哉？」李有孫月洲者，名下士也。年未弱冠，已貢成均。為人風流蘊藉，群呼為「玉界尺」。素稔女美，遣冰人致詞。女父將許之。杭郡巨族周姓，亦令媒來。周氏子曰玉仲，儀容秀整，年與瓊仙相若；父為當時顯宦，勢位赫，權傾朝右。時方隨其叔至蘇謁中丞，聞鄧尉、莫釐山水名勝，拿舟往游，因及姻事。女之從伯曰宣衡，具知人鑒，時在任所。因謂女父曰：「聞某宦怙勢擅權，朝野側目，作事每不近人情，此冰山不可恃也。若締絲蘿，後必有禍，不如辭之。」女父以為今來求者，兩家皆清門望族，未卜可否，不如同召二子來，一觀其優劣。爰設盛筵，招致里中縉紳，咸集於庭，肴饌之佳，賓客之美，一時未有。孫郎冠履樸素，揖讓雍容；周子衣服華侈，意態驕慢。時庭中芍藥盛開，紅紫絢爛。女父以金帶圍命題，令二子賦詩以寵之。孫郎援筆立就，詞旨俱美。周子吟哦良久，竟不能成隻字，紅漲於頰。賓客中有調停者，曰：「月洲此詩，先探驪珠，所剩鱗爪爾，周公子雖不作可也。」遂輟詠。

於是女父屬意於孫，婚議遂定，刻期納幣行聘，成親迎禮。卻扇之夕，儀態萬方，見者驚為天人。玉樹瓊枝，天然佳耦，伉儷之篤，雖翡翠之戲蘭苔，鸞皇之翔雲路，不啻也。逾年，孫舉於鄉，闡中文藝，傳誦一時。周父以孫之攘其姻事也，憾之，輒舉其文示人曰：「此鈔錄舊文，幸獲雋爾。何主司之失察也。」密召劾劄者刻其文數千篇，納諸前哲程文中，遍投坊肆，陰諷言官以失察劾主司。磨勘者搜諸書肆，果信，孫竟被褫。女極意慰藉之。孫固倜儻者，初不以功名介意。旋周父又摭拾他故，撤女父任。吳孫兩家咸知周父修舊怨，顧無如之何。而周之報復猶未已也。孫有同族昆弟，無賴子也，在京充鈔胥者，與周之閩人相識，知周銜怨月洲，隱諷以若有驅使，當能為力。閩人以告周。召之至，問以「能仿孫筆跡乎？」曰：「能。」遂嫉其冒孫名張揭帖於通衢，中多指斥。巡城御史以聞。以語多怨望，跡涉訛謗，坐不敬，充遼陽軍。女以荏弱，不能從行，臨歧作別，悲啼宛轉，幾不欲生，行路者亦為之傷心酸鼻。

孫戍遼陽。有某將軍者，頗解翰墨。見孫文秀，憐之。試以詩文，筆不加點，因愛之，遂令在幕中司筆札。偶於案牘餘閒，詢孫遭戍顛末，方悉孫冤，歎惋久之，思乘機會為孫雪誣。方孫之行也，女歸依父。月夕花晨，蟲聲燈影，無日不以淚痕洗面。女父自罷官後，宦橐蕭然，多所逋負。山右人李甲以豪富稱，設銀肆於間，權子母以牟利，人無得少其錙銖者，固虎而冠者也。女父向與之貸七白金，積數年，幾四倍之。日來索，無以應，出惡聲焉，揚言將控諸公庭。女父計無所出，括室中所有，質諸典閣，僅償之一，愁與急並，疾以弗起。女奉侍湯藥，晝夜不解帶，吁天臂肉以進，迄不瘳。父死，母亦相繼。喪殮諸費，皆戚鄰集助焉。女孤子無依，乃就食於鄰媪。日盼遼陽音信，雁杳魚沉。山右人登門索債，勢猶洶洶；窺女之豔，將以為室，強使鄰媪為之媒。鄰媪曰：「是亦司官女，孝廉婦，出自名門，豈肯作汝妾媵哉？況孫孝廉不久遼陽戍返，汝娶有夫婦，以良作賤，恐一涉訟庭，不能保汝囊橐也。」山右人忿然曰：「負吾巨債，何悍不還？詎肯一旦付之流水？」鄰媪曰：「貸汝錢者，周姓，非孫家也。此女已適孫家，誰不知之？」山右人語塞，悻悻而去，曰：「我必有以報汝！」

一夜，女方哭父未眠，忽聞室外人聲鼎沸，咸曰救火。鄰媪亦倉皇入曰：「火已及門，何不速走？」女甫走出，一人挽其髻曰：「在是矣！」旁一人負之於背，疾趨出門，置之輿中。女昏瞶不知人，但覺顛簸莫定。須臾開目，則在船中，巨燭如椽，光輝四射，箕踞高坐者，則山右人也。謂女曰：「汝身今已屬吾。汝若順從，不患無金玉錦繡，膏粱芻豢也；否則將貨汝於勾欄，以償舊債。」女知其人獷悍，不能以理論情感，因曰：「余固孫氏妻也。即欲奉君巾櫛，亦當祭告吾父，方得成禮，且亦以重百年諧好；若不獲聽，有死而已！」山右人曰：「此何難。」即命具牲醴置之船頭。女親往奠酒。焚帛將畢，湧身一躍投河。時月黑風高，潮流湍急，屍已遠去，無從援救。

翼日，女屍流至鄰媪門前河畔，植立不橫，觀者如堵牆。鄰媪方以失女報官，得女屍，大慟。官旋訪得其事，山右人於法，而命以禮葬女，為立石坊曰：「貞孝賢烈」。士大夫以詩表彰之者成帙。孫在遼陽，將軍頗信任之。適周父以事觸秩去，將軍為白孫昔日冤誣狀，蒙恩釋還。行至半途，宿於驛舍。時方秋杪，涼蟾入牖，寒蛩啼階，倚壁孤燈，耿不成寐。思及女回文信斷，遠別音孤，則更淒然淚下，嗚咽不能成聲。忽聞西廊弓鞋細碎，有若女子行，既近，呀然推扉而入，娜而前，檢衽再拜。諦視之，則女也。孫起立執其手曰：「卿何能至此？豈已不在人間耶？」女縷述別後相思之苦，縱體入懷，涕零如雨。孫以衣袖為之拭淚，曰：「余蒙將軍恩義，得唱刀環，自此永遂團圓，與卿偕老。余至今日，已無世上繁華想矣，但得郭外有二頃之田，架上有萬卷之書，春秋佳日，偕卿聯吟覓句，斗酒藏，樂已無極，豈再欲於勢利場中為側足地哉？」女倚枕歎曰：「余豈不思此，奈今無及已！余已保身殉節，完璞全貞，君駐人間，我還天上，自此一別，雖歷萬古，無相見期。茫茫宇宙，恨事何多！莽莽乾坤，真情不泯。孫郎孫郎，其善保玉體，無以妾為念。」孫曰：「然則汝已死乎？今日之會，真耶？贗耶？杜少陵詩云：『夜闌更秉燭，相對如夢寐。』殆為我今夕兩人詠也！」女自指上除一玉環與孫，曰：「此昔年定情之物，君尚記之否？以後見之，如見妾也。君前程方遠，尚其勉旃！」孫尚欲有言，女以手拍孫肩，遽然而覺，玉環宛在孫指。

孫得此噩夢，知非吉征，家鄉漸近，步步淒惻。既抵里門，方知吳氏一家，俱已物故。急詣女墓，灑酒捧觴，伏地不能起，長號數聲，嘔血而逝。里人為購棺衾，與女合葬。嗣後墓樹多連理交柯，枝相糾結，值風清月白之夜，見孫攜女徒倚林間，徘徊吟諷，至曉不輟云。